

殊俗異物，窮遠見博

——新刻《山海經圖》、《羸蟲錄》的 明人異域想像*

鹿憶鹿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提 要

胡文煥兩卷本新刻《山海經圖》是目前所見較早的山海經圖刻本，其中神、獸、魚、鳥大都來自《山海經》；新刻《羸蟲錄》則分四卷，與新刻《山海經圖》的刊刻方式一樣，右圖左說，可以見出一些《山海經》中的國名：羽民國、奇肱國、穿胸國等等。

本文從胡刻《山海經圖》與《羸蟲錄》來看明人的異域想像，山海異物，鳥獸蟲魚，諸夷羸蟲，異物殊俗，可以窮遠見博。漢族社會經過異族統治，重新執政後可能展現一種包容的異域觀，而這樣的異域觀，可能有晚明旅遊風氣興盛背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晚明山海經圖研究——以萬曆年間日用類書〈諸夷門〉為中心（II）」（100-2410-H-031-036-）之研究成果，移地研究的經費得到東吳大學戴氏基金會補助，在此一併致謝。初稿宣讀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創新與創造——明清知識建構與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12.05），特約討論人劉苑如教授曾惠賜卓見。論文經學報匿名審查，已根據審查委員的意見，在能力範圍內修正完成。

後對遠方異域的憧憬與美化，也可能有對殊俗異物所包含的養生或巫術療效的某種興味。《山海經圖》與《羸蟲錄》的刊刻出版，似乎是反映晚明社會對異域的好奇想像，另一方面，也是書籍的出版強化了異域的好奇想像。

關鍵詞：胡文煥 《山海經》 《山海經圖》 《羸蟲錄》 異域

殊俗異物，窮遠見博

——新刻《山海經圖》、《羸蟲錄》的 明人異域想像

鹿憶鹿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漢劉秀的〈上山海經表〉言明《山海經》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❶此書似乎一直都被當成一本博物學代表作，可考禎祥變怪之物，可見遠國異人謠俗，而歷代關於所謂遠國異人的描寫似乎一直在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周去非（1135-1189）《嶺外代答》，其中的〈外國門〉收錄了女人國、波斯國、沙華公國、蒲家龍、蜺蠻、麻離拔、眉路骨、三伏馱國、故臨國等等，似乎大多為真實的職貢國度，也包括了〈禽獸門〉與〈蟲魚門〉。^❷〈外國門〉與〈禽獸門〉、〈蟲魚門〉分開，可見異域的職貢國度也包含了異物奇珍。

題為南宋陳元靚所編而在元代刊刻的不同版本類書《事林廣記》，「方國類」有由中國港口出發經由海路可達的島夷，包括占城、賓童龍、真臘、三佛齊等國，

❶ （晉）郭璞注：《山海經》18卷（宋尤袤池陽郡齋刻本），《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年），第1卷。

❷ （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

也羅列部分《山海經》當中的奇異國度；「獸畜類」收錄山海靈異 40 種，包括龍馬、應龍、檣杪、俞兒、當庚等。^③

我們約略看出，從《山海經》開始，中國對異域的態度似乎就包括了所謂的外國與鳥獸蟲魚。而大明帝國是經歷所謂異族統治又回到漢族的政權，似乎對異域有一種更開放的心態。

呂柟（1479-1542）《涇野子內篇》曾有一段與王崇慶在嘉靖年間的對話，《保蟲錄》不如《山海經》，《山海經》不如《博物志》，《博物志》不如《爾雅》，《爾雅》不如《詩》。^④可見晚明某些知識精英對《山海經》與《贏蟲錄》的評價並不高，而王崇慶會做《山海經釋義》似也說明，此書在晚明是受到重視的，或者是有消費市場的，《山海經》與《贏蟲錄》被批評，更暗示兩書可能在一般非知識精英階層是受到歡迎的。

王崇慶（1484-1565），字德徵，號端溪子，大名府開州人，曾著 18 卷《山海經釋義》。《山海經釋義》現在所見最早版本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其自序落款時間是「明嘉靖歲丁酉夏六月丁未」，即嘉靖 16 年（1537），又有萬曆 25 年（1597）蔣一葵堯山堂重刻本，18 卷，附圖 2 卷，附董漢儒重刻《山海經釋義序》。^⑤到萬曆 47 年（1619）又有大業堂刻本。^⑥

根據王崇慶自述的寫作目的看，只是考慮到《山海經》傳世既久，其中也有一些內容合乎道理，為避免未來出現「異言出而教衰，邪音奏而雅亡」的局面才作《釋義》的，以糾正郭璞注「弗信理而信物，不語常而語怪」的問題。^⑦從王崇

③ 關於《事林廣記》各種版本差異，可參看胡道靜 1963 年為至順本《事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99）所寫的〈前言〉，以及森田憲司：〈關於日本的《事林廣記》諸本〉，收入《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選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2 年）。

④ （明）呂柟：《涇野子內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547。

⑤ （明）王崇慶：《山海經釋義》18 卷，圖 2 卷，萬曆 25 年堯山堂刻本（微捲），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⑥ （明）王崇慶：《山海經釋義》18 卷，圖 1 卷（臺南：莊嚴出版社，1995 年，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大業堂刻本影印）。

⑦ 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20-121。

慶的擔憂似可窺見「不語常而語怪」在當時或許是常見的，或者說，《山海經》在明代受到知識階層的注意又得明證，我們能見到《山海經》屢屢被翻刻、重刻或新刻，而獲得青睞的關鍵應在市井階層的實用考量。

胡文煥，字德甫，號全菴，生卒年不詳，推測生於嘉靖 37 年前後，祖籍婺源，寓居杭州，刻書處為杭州文會堂，又設分店於金陵思尊館，是晚明有名的刻書家。他在萬曆 20 年（1592）至 25 年（1597）短短五年中，刻書超過 500 種，平均兩三天一種，莊汝敬、姪孫胡光盛等人都協助過他的刊刻工作，《山海經圖》與《羸蟲錄》都有莊汝敬的序與胡光盛的跋，這樣莊序胡跋的模式，似乎在胡文煥所刻的書中屢見不鮮。而胡文煥就像一般的明人一樣，刊刻時喜好改易卷第或變換著者名姓，我們明顯地見到《山海經圖》與《羸蟲錄》應該是有所本，再移山倒海地大肆整編一番，當然其中也看到身為文人的出版者有自己的編輯原則與詮釋方式。

刊刻於萬曆 22 年的文言短篇小說集《稗家粹編》有二序一跋，分別為胡文煥序、程思忠（心甫）序和莊汝敬跋。程序認為：「凡天壤間神仙鬼怪、草木鳥獸之奇說，辭可以資翰墨、事可以供緩頰者，咸拔其萃，編為一帙，此誠膏粱之薈鹽、紉綺之布褐也。」^⑧我們由此也可窺知，胡文煥對神仙鬼怪與草木鳥獸情有獨鍾，而從他在萬曆 21 年同時新刻《山海經圖》與《羸蟲錄》，其中不也是神怪鳥獸或異域異人嗎？

胡文煥在萬曆年間刊刻過很多書，很早就有學者做過詳細研究。^⑨而胡文煥所

⑧ （明）胡文煥編：《稗家粹編》（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⑨ 于為剛：《胡文煥與格致叢書》，載上海市圖書館學會編《圖書館雜誌》第 4 期，1982 年 11 月，頁 63-65。

王寶平：〈中國胡文煥叢書經眼錄〉，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等合編《中日文化論叢——1991》（浙江：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 年）。

王寶平：〈胡文煥叢書考辨〉，載《中華文史論叢》2001 年第 1 輯（2001 年 5 月），頁 120-145。

王寶平：〈明代刻書家胡文煥考〉，收入《中日文化交流史論集——戶川芳郎先生古稀紀念》（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239-257。

刊刻的書在日本被保留下來的也極多，據《商舶載來書目》記載，寶曆辛未元年（1751）購有《百家名書》一部 12 套，寬延己巳 2 年（1749）購有《格致叢書》一部 14 套，宮內廳書陵部藏《舶載書目》記載寬延 4 年（1751）4 月中國船帶入日本《百家名書》一部 12 套 120 本，《御文庫目錄》則記載壬辰元年（1652）有「百家名書百十九本」，承應癸巳 2 年（1653）有「《格致叢書》廿六本」。^⑩似可窺見江戶時期大量購買的情況，或許日本知識階層也有一批讀者。既然胡文煥刊刻的書籍在日本的流傳不少，也可推測當時的中土一定更普遍。

張秀民認為：「杭州書肆中刻書最多的有胡文煥的文會堂，明人稱胡文煥板。……他所刻的書總數約 450 種，每一種都冠有「新刻」二字，他不但藏書刻書，自己又很博學，這是毛晉等人所不及的。」^⑪關於胡氏的著作，《兩浙著述考》、《杭州府志》等書都有許多記載。^⑫

胡文煥從書坊的角度出發，新刻《山海經圖》與《羸蟲錄》，說明的是這兩本書在市場上是有銷路的。

二、山海異物，句深索遠

新刻兩卷本《山海經圖》，圖本為合頁連式，右圖左說，採用的是無背景一神一獸一圖的格局。神怪鳥獸的順序沒有規則，既不按神、獸、鳥、蟲分類，與 18 卷經文也不相配合。全本共 133 圖，見於《山海經》的神與獸共 110 圖，其中，靈祇 16 圖、獸族 54 圖、羽禽 23 圖、鱗介（魚蛇蟲）17 圖。^⑬雖有多數《山海經》的神與獸，本書卻的確確是新刻，將《山海經》的順序徹底打散，再重新編排。

^⑩ 王寶平：〈日本藏胡文煥叢書經眼錄〉，陸堅、王勇主編：《中國典籍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 年）。

^⑪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367。

^⑫ 王寶平：〈明代刻書家胡文煥考〉。

^⑬ （明）胡文煥編：《山海經圖》2 卷，格致叢書本，萬曆 21 年（1593）刊，筆者所見藏日本東洋文庫。

馬昌儀先生十幾年前就相當關注這本書，認為《山海經》的神祇與鳥獸蟲魚受到編選者的青睞。其中 23 圖未見於《山海經》，如：俞兒、白澤、比目魚、世樂（鳥）、玄鶴、角獸、龍馬、獬豸、比肩獸、三角獸、和尚魚、蝮耳、獾等。這些神與獸分別出自《管子》、《軒轅本紀》、《爾雅》等書。¹⁴這些山海異物應是晚明社會上一般讀者比較熟悉的，站在刻書者的立場，是有商業價值的。特別要注意的是，胡文煥不停地強調，這些神或獸都是真實不誕，他在〈山海經圖序〉中說明圖都是有所本，他校集增補重繪：

《山海經》迺晉郭璞所著，摘之為圖，未詳其人；若校集而增補之，重繪而剞劂之，則予也。余唯郭璞實為異人，所窮者遠，故其所見者博，所見者博，故其所著者異，苟非窮遠見博之士，非唯不足以識此，而亦且目此為誕矣。夫有陽必有陰，有常必有變，有中國必有夷狄，有異人必有異物。

書中強調，窮遠見博之士，可知陰陽，可知常變，可識異人異物，夷狄與中國同為理之自然。另一位寫序的莊汝敬也明白言及《羸蟲集》，強調兩書可以並觀，可見原先兩書就是要一起刊刻出版的。

故山海一圖中，多句深索遠，出耳目覩記之外，未敢深信。及取羸蟲一書並觀，然後知窮陬僻壤之外，千態萬狀，難以形貌拘之，夫《羸蟲集》內多職貢圖，載在廣輿圖等書者可考，則其書非無據審矣。

新刻《山海經圖》似乎都在實踐窮遠見博的觀念，而這些山海異物似都是真實非誕的，「非無據審」，可以「句深索遠」，具有實用的價值。

然而，我們困惑的是，胡文煥的新刻母本何在？我們在晚明建陽所刻的一系列日用類書〈諸夷門〉中也會見到山海異物圖，類似的書籍一直被翻刻，說明的是當時市場上有需要，讀者是捧場的。

¹⁴ 馬昌儀：《全像山海經圖比較》（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頁 26。

此書的前三圖爲俞兒、白澤、比目魚。其實，這三種分別爲神、獸、魚的內容都非原本《山海經》所有。

卑耳之水有俞兒者，登山之神也。長尺餘，而人物具焉。冠黃冠，衣朱服，好走馬。齊桓公時曾見。管子曰：「有霸王之君，俞則見矣。」（見圖一）



圖一

《管子·小問》記載了這一段故事：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袂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袂衣，示前有水也。右袂衣，示從右方涉也。」¹⁵

¹⁵ 凌汝亨輯評：《管子輯評·小問》（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頁259-260。

此書中的第二圖是白澤獸：

東望山有澤獸者，一名曰白澤，能言語。王者有德，明照幽遠，則至。昔黃帝巡狩至東海，此獸有言為時除害。（見圖二）

《雲笈七籤》卷一百引《軒轅本紀》：「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何天下神鬼之事，自古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者凡萬物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能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¹⁶《瑞應圖記》：「黃帝巡於東海，白澤出，達知萬之情，以戒於民，為除災害。」¹⁷白澤獸與黃帝有關，是東海神獸，表瑞應，能除害，山海異物是有實用的功能。

第三個比目魚似也是挑選過的。

東海有鰈（音搭）魚者，即比目魚也。不比不行，古之王者將行封禪，東海進貢此魚。郭璞云：狀似牛脾，鱗細，紫黑色，一眼，兩片相合方能行。江東人又呼為王餘魚。（見圖三）

《爾雅·釋地》中說：「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岺虛比，為邛



圖二



圖三

¹⁶ （宋）張君房：《雲笈七籤》（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頁714。

¹⁷ （梁）孫柔之撰：《瑞應圖記》，《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頁405。

邛、岨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岨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蟹。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¹⁸胡文煥也將郭璞注「比翼鳥」、「比肩獸」的內容放在新刻《山海經圖》中，而在新刻《羸蟲錄》中收錄一臂國，即比肩民。《管子·封禪》則提及「古之王者封禪」，東海會有比目魚，比目魚也是王者不召而至者。¹⁹比目魚與鳳凰麒麟的象徵意義類似，是一種瑞應。《山海經圖》完全呈現一個海外的風貌，各種奇異的鳥獸蟲魚，博物觀表現了異域觀。

原來 18 卷本《山海經》中曾出現的獬豸，《山海經圖》中如此記載：



圖四

南方山谷中有獸，名曰獬豸，象鼻，犀目，牛尾，虎足，身黃黑色，人寢其皮辟瘟，圖其形可辟邪，舐食銅鐵，不食他物。（見圖四）

白居易曾有〈獬豸屏贊并序〉曰：「獬豸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爲贊曰：『邈哉奇獸！生於南國。其名曰獬豸，非鐵不食……。』」²⁰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3〈述古之秘畫珍圖〉記載：「古之秘畫珍圖固多散逸，人間不得見之。今粗舉領袖，則有……《山海經圖》（六，又鈔圖一）……《大荒經圖》（二十六）……」²¹不但說到《山海經圖》，也說到《大荒經圖》。

¹⁸ （清）郝懿行撰：《爾雅郭注義疏》（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2年），頁638-641。

¹⁹ 凌汝亨輯評：《管子輯評·小問》，頁253。

²⁰ （唐）白居易：《白居易文集·獬豸屏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3冊，頁880。

²¹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812冊，頁312-313。

宋黃伯思曾見過《山海經圖》中的獼獸圖。在《東觀餘論》卷下〈跋滕子濟所藏獼圖後〉云：「按《山海經圖》：『南方山谷中有獸曰獼。象鼻，犀目，牛尾，虎足。人寢其皮辟溫（當爲「瘟」）；圖其形辟邪。嗜銅鐵，弗食他物。』昔白樂天嘗作小屏衛首，據此像圖而贊之，載於集中。今觀此畫，夷考其形。與《山海圖》、《樂天集》所載同。豈非白屏畫跡之遺範乎？」²²

遙遠的南方山谷獼獸圖，會進入《山海經圖》中，可能是讀者對「寢其皮可辟溫，圖其形可辟邪」感興趣，巫術神怪可窮遠見博，可有醫學療效。

厭火獸在〈海外南經〉作厭火國，形容它獸身黑色，火出口中。胡本記載大致如《山海經》：

厭火國有獸，身黑色，火出口中，狀似獼猴，如人行坐。（見圖五）

原來〈海內南經〉有梟陽國，記載比較簡單，到《山海經圖》作「如人」，文字增加不少：

東陽國有寓寓，《爾雅》作狒狒。狀似人，黑身，披髮，見人則笑，笑則唇掩其目。郭璞云：「狒狒，恠獸，披髮，猩竹，獲人則笑，唇蔽其目，終乃號咷，反為我戮。」（見圖六）



圖五



圖六

²²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850冊，頁375。

〈海外東經〉也記載青丘國中有「狐四足九尾」。而這隻九尾的狐，在被講述流傳的過程中一直都很有名氣：

青丘國在海東之北，有狐四足九尾，汲邵云：栢柸子出征，嘗獲一狐九尾。²³（見圖七）

《山海經圖》所選的鳥獸魚蟲，似乎都有佩戴或服食的巫術作用，有各種醫學上的療效，或者可以避免各種兵災和毒害：



圖七

「飛魚」：驪魏山，河中多飛魚，狀如豚，赤文，有角，佩之不畏雷霆，亦可禦兵。

「當扈」：甲山有鳥，名當扈，狀如雉，飛咽，毛尾似芭蕉，人食則目不瞬。

「驚鵲」：基山有鳥，狀如雞，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名驚鵲，食之令人少睡。

「耳鼠」：丹熏山有獸，狀如鼠，而兔首、麋耳，音如鳴犬，以其髯飛，名曰耳鼠。食之不昧，可以禦百毒。

佩「飛魚」，「不畏雷霆，可以禦兵」；食「當扈」可「目不瞬」；食「鳥鳴」可以「少睡」；食「耳鼠」則「不昧，可以禦百毒」。可以想見，一般的閱聽大眾應該對其中的奇珍異獸有某種的巫術療癒想像，這樣的書應該也有不錯的銷售市場。

《山海經圖》的文字有時是編者的改易，如「畢方」鳥的記載：

²³ 胡文煥《山海經圖》將郭璞的註解《汲郡竹書》誤作「汲邵」，「栢杼子」誤作「栢柸子」。

義章山有鳥，狀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名畢方，見則有壽，《尚書》實云。漢武帝有獻獨足鶴者，人皆以為異。東方朔奏曰：「《山海經》云：『畢方，鳥也。』」驗之果是。

元代《事林廣記》中的畢方鳥就是在義章山，而見則有壽。的確《山海經·西山經》早出現畢方鳥：「章莪之山，無草木，多瑤碧。所為甚怪……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譌火。」原《山海經》中的「畢方鳥」出現時會有怪火，表凶禽。到《山海經圖》中則成為祥禽，還強調這隻如獨足鶴的畢方鳥在漢武帝有獻貢的歷史。新刻中不只山的名稱換了，關於山的描述也省略了，只將焦點放在鳥的外形奇特與祥瑞壽徵上。

不只「畢方鳥」提到祥禽是異域獻貢，「罔耳」也提到此獸是周成王時的異域獻貢，並強調「王者威及四夷，則此獸至」，「黑狐」是周成王時四夷所貢，「黑熊」也是周成王時東夷所貢，而「鸞鳥」則是西戎所貢等等。可見《山海經圖》所記載的鳥獸也與異域職貢有關，是異域的異獸異鳥，是祥禽瑞獸。

胡光盛〈跋山海經圖〉提到：

大塊之氣，凝為山，融為海，浩浩無垠，其間奇異絕常之物，不一而足，如此經所具載者，海外之物，略可觀記矣。昔仲尼辨一足之鳥，識土犢之奇，肅慎之矢，巨人之骨，至今嘉嘆之。雖曰天聰明，亦必有藉博物之士，固不可疑為怪異而忽之也。²⁴

而這樣的殊俗異物似也合乎胡文煥一向的養生追求，他對延年益壽的理論技術有深入研究，在《格致叢書》中包括有關養生著述十餘種，更以《壽養叢書》編纂輯校養生書籍 34 種，可說是集明以前養生學大成。²⁵《山海經圖》主要記載異域

²⁴ （明）胡光盛：〈跋山海經圖〉，《山海經圖》，頁 283。

²⁵ （明）胡文煥輯：《壽養叢書全集》（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 年）。據明萬曆年間胡氏文會堂初刻本清人精抄本點校。

異物，胡文煥所以青睞這樣的書，與他喜歡出版養生書籍也不無關係。

胡文煥認為，有異人必有異物，顯然他對異物更感興趣，或者說，閱聽大眾對包含各種鳥獸蟲魚與靈祇的異物更感興趣，可以避瘟避邪的獮獸、食之可以少睡的鷺鶻、食之可以療疫疾的人魚、食之可以治癰病的阿羅魚等等，或許可以說《山海經》的異域異物與胡文煥的養生出版要求有某種呼應，而這樣的出版也符合從知識精英到市井小民的閱讀心態。

胡文煥先重繪《山海經圖》，《山海經圖》先滿足明人以異為常為尚的異域想像，是一種對祥禽瑞獸的想像，接著再刊刻以諸夷異人殊俗為主的《羸蟲錄》。

三、羸蟲諸夷，異人殊俗

胡文煥在萬曆 21 年春天新刻《山海經圖》，同年夏天再刻《羸蟲錄》一書。²⁶《羸蟲錄》一書記海外職貢的夷狄羸蟲，並繪刻圖像，原刻本現已不傳，只能從胡文煥新刻與一些其他的資料去揣想他可能的內容。

《朝鮮王朝實錄》中出現過幾則《羸蟲錄》的記載，較早的資料出現在朝鮮世宗 22 年（1440，明英宗正統 5 年），言明大臣以十五匹麻布向遼東人家買《羸蟲錄》一書。²⁷

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有金銑 1489 年做序的《異域圖誌》一書，其中內容與新刻《羸蟲錄》雷同。²⁸由此似可推測，異域的異人異物知識或許一直是明人極為感興趣的閱聽部分？

與《羸蟲錄》同名的另有一本書，現存於東京御茶水圖書館成實堂文庫的《新編京本羸蟲錄》，是嘉靖 29 年版本，此書分兩冊不分卷，書前的序記載明代的入

²⁶ （明）胡文煥：《新刻羸蟲錄》4 卷，萬曆 21 年刊，筆者所見藏日本尊經閣文庫。

²⁷ 今通事金辛來言：「遼東人家藏胡三省《羸蟲錄》欲市之，臣既與定約而來。」其以今送麻布十五匹買來。（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 4 冊（서울特別市：東國文化社，1955-1958 年），卷 88，頁 261。

²⁸ （明）《異域圖誌》，弘治 2 年（1489）金銑序，藏劍橋大學圖書館。

貢國 180 有餘。可見《羸蟲錄》的新編在胡文煥之前一直是存在的，也說明胡文煥的新刻，是有所本的。

胡文煥在書前有〈羸蟲錄序〉一文，說明羸蟲與《山海經》的關聯：

天地間，人為羸蟲之長。人蓋生中國，得具體。有若麟、鳳、龜、龍之出其類，拔其萃，是謂之長，毋論已。長之外，而列羸蟲之名者，有若毛、羽、鱗、介諸蟲之為類，不一已也。苟不有以志之，何以知其類之繁？而吾中國之人，若是其尊且貴乎？第舊本多以毛、羽、鱗、介錯雜其間，今予悉逆諸《山海經》中。而《山海經》中所有羸蟲，亦悉拔之於此……

「天地間，人為羸蟲之長。人蓋生中國，得具體。」又隱然有華夏中心思想。此書最後有胡光盛的〈跋羸蟲錄〉一文，華夷之別更明顯，明顯表現知識分子的漢族或中國中心思想，然而，這畢竟是知識階層的想法。

夫有中國則有夷狄矣，僻在荒隅，就水草茹毛吞腥之獸，然嘉則交頸相戲，怒則分背而蹄，是以聖王絕焉。……予嘗謂天之生人，內外懸絕如此，而窮陬島嶼人跡所不及者，亦莫不種種咸具，昔人比之以蟣虱，良有見也。然今觀篇中所紀雖各各殊方，要其性多暴戾，其人多狡猾，衣冠禮樂之教所不及者良多。倘欲議招徠俯循之術，惟有不治之治而已。

胡文煥的《羸蟲錄》分四卷，與《山海經圖》的刊刻方式一樣，右圖左說。此書前三卷各 40 國，第四卷 41 國，合計 161 國，見不出編排的順序原則為何？而此書所列可以見出其中一些 18 卷《山海經》中的國名：君子國、高麗國、羽民國、奇肱國、穿胸國、不死國、女人國、聶耳國、長臂國、長腳國、小人國、三首國、三身國、交脛國、柔利國、盤瓠、丁靈國、氐人國、一臂國、一目國等。²⁹ 出自

²⁹ 北京學苑出版社曾出版此書，只有 3 卷，其實全書有 4 卷。卷四包含 41 國，依序如下：撥枚力國、波廝國、晏陀蠻國、默伽國、昆吾國、婆羅遮國、義渠國、五溪蠻、大食勿斯離國、勿

《山海經》的海外遠國異人並未像《淮南子》所稱的海外 36 國，而更多是《山海經》中未曾出現的異國羸蟲，而這些異國羸蟲似乎大都是現實地理中的國名，新刻《羸蟲錄》與其他同類型的書一樣，似乎代表晚明新的異域地理觀，想像與實證的異域地理同樣受到重視，異域殊俗對一般人是具有吸引力的。

新刻《羸蟲錄》的第一卷中置首的君子國出自《山海經》。我們稍微比較一下胡文煥之前或之後一系列日用類書，大都將高麗國置首，而且全書未列「君子國」。萬曆年間建陽地區所刻的這一系列日用類書，一直到清末都有許多類似的刻本，吳蕙芳稱為「萬寶全書」，認為他們完全體現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³⁰ 日用類書可以體現民間的生活實錄，而胡文煥新刻的《山海經圖》與《羸蟲錄》，明顯的有所本，表現明代人一貫的異域想像，是對諸夷的奇異國度想像，也是對山海異物的聽聞附會。當然，這樣的情況一直沿襲下來，到了「諸夷門」中有充分的反應，每一個「諸夷門」中，上欄都是山海異物，而下欄都是遠國異人，異域想像中有異人有異物有土產有奇珍。

關於日用類書「諸夷門」中的問題，早有學者提出精闢的論述。

三浦國雄從「諸夷門」肯定，明代人的外國觀大概可以歸納出幾個方向，稱什麼國什麼國，關心的重點都著重在衣服外貌上。³¹ 許暉林則認為，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異域論述，不只是為了滿足讀者博物好奇的閱讀趣味，而是結合了日常實用的論述與史傳傳統的諸夷論述模式，強調某種對海外諸夷向明朝中央朝貢的想像。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中的異域論述是日用類書對知識的實用化的結果，以及在面對晚明朝貢體系崩潰以及西方地理知識的挑戰時，對於朝貢體系

斯里國、南尼華羅國、乾陀國、蘇都識匿國、龜茲國、焉耆國、烏孫國、新千里國、正瑞國、撒馬兒罕、檐波國、悄國、丁靈國、猴孫國、入不國、西南夷、氐人國、西番國、鳩尼羅國、哈蜜國、可只國、馬羅國、蜺三蠻、野人國、印都丹、退波、一臂國、七番、黑暗國、日蒙國、麻阿塔、一目國。

³⁰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臺北：政大歷史系，2001年），附錄，頁641。

³¹ （日）三浦國雄：〈《萬寶全書》諸夷門小論——明人の外國觀——〉，《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誌》第44期（2005年），頁227-248。

所作的重新想像。³²而這個朝貢的想像中當然不只異人的衣服外貌，還包括異域的異獸珍禽，甚至所代表的吉凶殊俗。其實確切地說，異域想像重點不只在朝貢體系的問題上，也不在西方地理知識的挑戰上，而在明人對異域想像有著與自身實用意義與聯結。

何以新刻《羸蟲錄》要將「君子國」當第一個國家？

胡文煥對君子國的文字書寫幾乎來自《山海經》，而在圖像的設計上，似在凸顯他的衣冠君子形象，帶劍的動作省略，只表現君子彬彬有禮的作揖樣子，而兩大虎在其旁襯托君子的好讓不爭，使得虎豹也知廉讓。（見圖八）



圖八

當然，胡文煥的新刻《羸蟲錄》獨出一格地將君子國置首，明顯地說明他的儒家文人態度。這一點可在胡文煥寫家書給一直為他的刻書事業出力的姪孫胡光盛信札中略窺一二。

³² 許暉林：〈朝貢的想像：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異域論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通訊》第20卷第2期（2010年6月），頁169-192。

入泮後，心不可驕，志不可惰。姻事付之量力，不可怨天尤人，方是儒者氣象。過元宵即來京看書，以圖上進。戀戀故鄉非男子事。³³

即使在日常小事都會要求「儒者氣象」，胡刻《羸蟲錄》將君子國置首，衣冠帶劍，好讓不爭，無非也是在強調職貢外夷的儒者氣象。對於讀者，這個「衣冠帶劍」，「使虎豹亦知廉讓」的國度似是想像出來的，或者聽聞得到的。

胡刻《羸蟲錄》收錄遠國異人的圖文中，第二圖為高麗國，是衣冠具足，受中國禮樂教化的海外夷狄，所以能接在君子國後，當然是他們比日本國或交趾國都要更接近中國，因為其他的夷狄正如胡光盛所言，是「衣冠禮樂之教所不及者」。所以他在整本書中，除了君子國與高麗國的人是衣冠具足，受中國的禮樂教化外，其他未受中國禮樂薰陶的國度看來都是特殊的，不是飲食特殊，就是有奇特能力，異人異稟，而且出異物奇珍，書中對所謂海外諸夷無所謂褒貶，大都是一種對異域的奇特想像。

第四卷的第一圖撥枚力國（見圖九），文字上說此國人不識五穀，人止食肉，常取牛畜取血和乳生飲，圖中有一頭牛，站立一旁的人還拿著一隻針。文字中也

圖九



³³ 王寶平：〈明代刻書家胡文煥考〉。

說到撥枚力國的人不穿上衣，只有腰下用羊皮掩著，這個國度在西南海中。西南海在何處？

再介紹一個出自《山海經》的異人國度，丁靈國（見圖十）。《山海經·海內經》：「有釘靈之國，其民從膝已下有毛，馬蹏善走。」題為元周致中所作的《異域志》也有丁靈國：「其為在海內，人從膝下生毛，馬蹄，善走，自鞭其腳，一日可行三百里。」³⁴



圖十

胡刻《羸蟲錄》中的丁靈國強調其人「從膝下生毛，馬蹄」，我們看到的圖像是一個裸身有馬蹄的形象，當然是非我族類，可是胡文煥在這兒比《異域志》的文字敘述多了一個有趣的結尾，丁靈國「至應天府馬行二年」，意思是出自《山海經》這個人面馬蹄的丁靈國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在應天府時期是與大明帝國有來往的，騎馬需要兩年的時間。如此，《山海經》的遠國異人是真實存在的職貢國，只是他們與平常人不同，可以自鞭其腳，一日行三百里。丁靈國中的人是名副其實的異人，而且他們與大明帝國的人離得很近，馬行可到，即表示並非海外異域，而是土地黏在一起的。這些應天府可到達的國度不少，似乎都是物產富饒

³⁴ 題（元）周致中撰，陸峻嶺校注：《異域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63。

之境。

我們再舉幾個例子：

正瑞國，產牛羊，種田，有房舍。至應天府行五個月。

檐波國，有城池，民種田，天氣常熱，地無霜雪，出獅子。至應天府一年二箇月。

入不國，有城池，種田，出胡椒。至應天府行三年。

可只國，西番出寶物處。（《異域志》「可只國」：西番出寶物處，境與撒毋耳干相鄰，曰富貴番商，不入中國。³⁵）

前面三個與「應天府」能夠互相往來的國度，都有城池，都以種田維生，一出獅子，一產胡椒。我們在這些描繪中見不出華夷之別，只單純看到一種異域的想像，有對殊俗異物的新奇感，甚至對當地產牛羊、出獅子、出胡椒、出寶物的憧憬與歆羨。這樣的圖文傳統，不只有所本，也一直被反覆刊刻著，到大明晚期，建陽地區的一系列日用類書才照單全收地歸入「諸夷門」中，可見這些關於異域異人異物的想像論述始終都有銷售市場，想必一直獲得市井青睞。

胡文煥的《山海經圖》與《羸蟲錄》都屬他的《格致叢書》本，兩者的圖文敘事都是一種格物致知之學。胡文煥在〈山海經圖序〉中說到《山海經》是郭璞所著，郭璞是窮遠見博的異人，而異物異人也是《山海經》的內容，《山海經》可以窮遠見博，而胡文煥的觀點則是以異為常，不以「《山海經》中所有羸蟲」為荒誕，「大都或昔或今經貢之國耳」。胡文煥在〈山海經圖序〉一文中重複提到他的觀點：

識者謂是書八荒盡歸于一帙，山海不越于門庭，出則可為窮遠之助，處則可為博見之資。矧皇輿一統，萬國來庭，江湖廊廟，士所當必識哉！

在〈羸蟲錄序〉中胡文煥又說：

至若生物不窮，海荒無際，又烏能盡識而志之，否則涉于妄誕矣！或亦有

³⁵ 同前註，頁 29。

指此為妄誕者，蓋不知產有各異，物有不齊，而披髮文身之可變為詩書禮樂者也。

〈山海經圖序〉中提「皇輿一統，萬國來庭」，此書可以窮遠博見，在〈羸蟲錄序〉中又提類似的話：

矧當今聖天子在上，輿書一統，海不揚波，觀是書者，不特望其有登泰遊海之見，而深望其思有以長之也。噫！長羸蟲者，人也。而長人者，非聖人耶？具體既得，聖人可為。

在胡文煥書坊中一起刻書的友人莊汝敬的觀點也呼應著胡文煥，對《山海經圖》推崇備至，試看莊汝敬的〈山海經圖序〉所言：

然則此圖，固可識天地之大，造物者之無盡藏，亦未必，非士君子搜奇博遠之一助也。或者曰：此怪書也。夫山海圖而係之經，經，常也。是亦廣生並載之常也，怪果云乎哉？

莊汝敬的〈羸蟲錄序〉，也強調《羸蟲錄》中各種毛羽鱗介諸國不只不怪誕，天地廣大，有造物者的無盡藏，這是實際吸引人的地方。而聖人不廢，可以助博遠又讓人得到保障：

或謂其怪誕多不可曉，非君子所睹。噫，方神之名，太公識之，萍實之異，尼父辨焉者，此猶聖人所不廢，孰謂是書非博遠者之一助歟？觀者鑒之。

胡文煥或是一個科舉不順、仕途無望的儒家知識分子，他的《羸蟲錄》中以君子國為首，《山海經圖》首重俞兒神、白澤、比目魚三種，不是霸王之君，就是王者之德或王者封禪，刻書的用意是為格物致知，是為窮遠見博。在這樣一個框架下，胡文煥似乎找到他的士人讀者群，他滿足閱聽階層的異域興味。然而，一般的市井小民可能對格物致知一無所知，也可能毫無興趣，異物奇珍殊俗有療

效，可治病，則滿足市井消費者的購書需求。

異人異物殊俗，可能有實用的巫術療效，也是可以窮遠見博的想像憧憬。

四、對異域他者的憧憬

晚明出現有各式各樣與旅遊有關的出版品，這類書籍的大量出現，反映晚明旅遊風氣的興盛。而普及性是晚明旅遊活動的特點，在大眾旅遊風氣興盛之下，不只上中下層的士大夫，連官宦士人家的婦女或社會下階層，都參與旅遊活動。³⁶影響所及，陶潛流觀的《山海圖》，應該也是會被列入了解宇宙萬物的異域指南吧？即便身不能至，其心必是嚮往不已。胡文煥所以會新刻《山海經圖》和《羸蟲錄》，必定是二書在明代的消費市場上是受歡迎的，而受歡迎的原因可能也是一種對異域的想像，是一種紙上的旅遊。

《山海經圖》和《羸蟲錄》的刊刻流傳，應該也有士人政治文化上一種對異域他者的憧憬或美化。在他之前的 18 卷本《山海經》或《異域圖志》才有銷售的市場，也才有後來《三才圖會》的異人異鳥異獸或一系列日用類書的「諸夷門」出現。這樣的出版風潮使得相關的書出現在日本，江戶時期因此才有類似的《怪奇鳥獸圖卷》³⁷和《異國物語》³⁸的模倣。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述，尾崎勤³⁹與海野一隆⁴⁰有相關的論文，可以一併參考。

固然有所謂「羸蟲」、「諸夷」的說法，或者有所謂知識分子隱約的華夷思想，而在對異域的想像中卻是憧憬的成分居多，我們會讀到明代一系列的出版品

³⁶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169-203。

³⁷ （日）《怪奇鳥獸圖卷》（東京：文唱堂株式會社，2001 年，日本成城大學圖書館藏江戶時期繪本影印）。

³⁸ （日）吉田幸一編：《異國物語》（東京：古典文庫，1995 年，1658 年野田庄右衛門刊），奈良圖書館和巴黎圖書館所藏。

³⁹ （日）尾崎勤：〈《怪奇鳥獸圖卷》と中國日用類書〉，《汲古》第 45 號，2004 年 6 月。

⁴⁰ （日）海野一隆：〈世界民族図譜としての明代日用類書〉，《汲古》第 47 號，2005 年 6 月。

中，提到異域的人事物，大多以正面的描寫，在文化的親疏或形體的殊異外，異物異鳥獸或奇珍異寶，構成一幅富足樂園景象，讓人不臨空遙想都難。

顧起元（1565-1628）在他的《客座贅語》中記載了一則明萬曆40年（1612）小人國入貢事件：「萬曆壬子，小人國入貢，舟泊石城。其人長可二尺許，紺髮綠睛，作反手字，有衣綠衣，多摺縫，方巾，與中國類者。所貢錦雞凡四，青鸞一，白鸚鵡四。兩大晨雞，其一重五十觔，狀類中國之雄，而身肥，冠聳高四尺許。」⁴¹小人國是否為真實似乎不是讀者關注焦點，有趣味的是，小人國中小人的外形、穿著打扮，與小人國中的錦雞、青鸞、白鸚鵡等特殊禽鳥，讓異域成為奇特的海外景致。

蔡汝賢《東夷圖說》中記載不通朝貢之國，如：「咭呤，小國也，居海島中，不通朝貢。其人以白布纏頭，身穿白小袖長衣，食多牛羊雞魚，以手不用匙箸，惟不食豕肉，見華人食者輒惡之，謂其厭穢也。地產胡椒、蘇木、荳蔻、象牙，時附舶香山濠鏡灣貿易。」又如：「順塔，小國也，居海島中，不通朝貢。其人醜而黑，以布帛為衣，飲食生熟相半，婚姻不論貴賤，意合則從。地產胡椒、象牙、丁香、荳蔻。」⁴²《東夷圖說》所記載的咭呤、順塔等小國，並非朝貢國，所以也能在異域國度中獲得讀者青睞。或許是其中的奇人、奇珍、異物、殊俗引起中土讀者的異域想像，進而貿易通商。

《羸蟲錄》、《異域圖志》、「諸夷門」都是對朝貢想像的論述，卻不能忽略「諸夷門」中都一直有「山海異物」，正如胡文煥是在《羸蟲錄》前先刻了《山海經圖》，閱聽階層對異域的想像中，他們對珍禽異獸、奇珍異寶的興趣可能一直大於遠國異人，畢竟殊俗異物，更能窮遠博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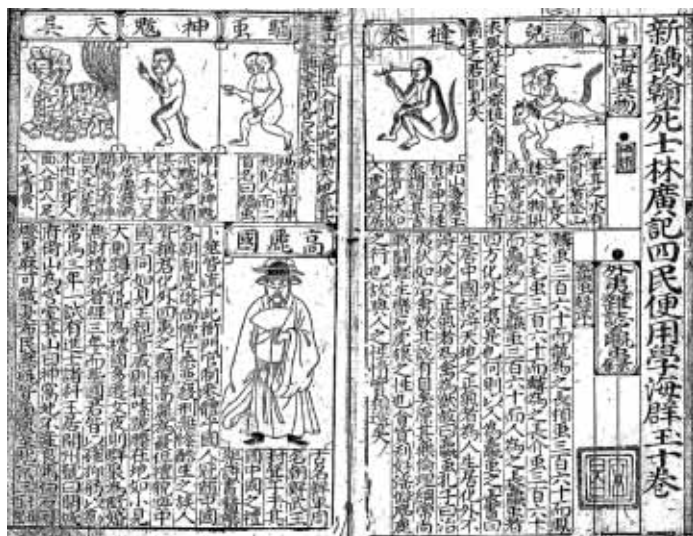
俞兒神的圖未見於《山海經》，胡文煥的《山海經圖》將之置首，或者是有所本，我們在《事林廣記》的「獸畜類」見到俞兒神的文字記載⁴³，在《圖像山海

⁴¹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卷1，頁26。

⁴² （明）蔡汝賢：《東夷圖說》，《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⁴³ 同註3。

經》中看到與胡本同出一源的俞兒神，也是在第一圖。⁴⁴在《新刻天下四民遍覽三台萬用正宗》⁴⁵、《新鐫三才備考萬象全編不求人》⁴⁶、《新刻翰苑廣紀補訂四民捷用學海群玉》⁴⁷（圖十一）、《新板增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⁴⁸（圖十二）的「諸夷門」也都見到俞兒神全出現在第一圖，有的書還將上欄歸為「山海



圖十一



圖十二

⁴⁴ 同註5，原刊刻於嘉靖年間的《山海經釋義》，到了萬曆年間都附有《圖像山海經》74圖或75圖。

經異像」。值得注意的是，一系列日用類書中的「諸夷門」，俞兒神大都在第一位。這些讓我們不得不聯想到，胡文煥《山海經圖》是否與「諸夷門」中的「山海經異像」、「山海異物」都是有所本？《山海經圖》、《羸蟲錄》是明人的異域想像，這個異域想像是有傳統的。

胡文煥的新刻《山海經》、《羸蟲錄》或放入他的《格致叢書》中，或放入《百家名書》，或單獨出版，可見這兩部作品是受到特別青睞的。周心慧認為，這部叢書取「格物致知」之意，而其中描繪《山海經》中出現的奇異之物都需要借助版畫插圖解釋文字。《格致叢書》的版畫沒有徽州版畫的工麗綿密，而是體現出一種質樸渾厚的風格，通過這種精細不足、生動有餘的畫風追求描繪對象的形似。⁴⁹胡文煥在書籍出版商們大規模模仿徽派版畫的萬曆時期，選擇了一種頗為另類的畫風，是為武林版畫中的值得注意的現象。⁵⁰雖然胡文煥祖籍原為徽人，他的新刻《山海經圖》、《羸蟲錄》卻是表現出質樸生動的通俗形象畫風，或者是因為考慮殊俗異物或遠國異人的書籍內容。

大木康先生曾為文討論明末白話小說的讀者問題，曾經提到清末的中國，百姓的識字率只有百分之一，讀白話小說的主要讀者，可能都是那些至今連名字也不為人知的多數人。⁵¹由此可知，關於異域想像的這些圖文出版品，主要的讀者更

⁴⁵ （明）《新刻天下四民遍覽三台萬用正宗》，43卷8冊，萬曆27年（1599）余象斗雙峯堂刊，現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⁴⁶ （明）《新鐫三才備考萬象全編不求人》，25卷4冊，萬曆30年（1602）刊本，現藏東北大學圖書館狩野文庫。

⁴⁷ （明）《新刻翰苑廣紀補訂四民捷用學海群玉》，23卷4冊，萬曆35年（1607）建陽熊成治種德堂刊本，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仁井田文庫。

⁴⁸ （明）《新板增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38卷10冊，萬曆40年（1612）建陽劉雙松安正堂刊本，現藏東京大學圖書館南葵文庫。

⁴⁹ 周心慧：〈《格致叢書》中的版畫〉，《中國版畫史叢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頁29-35。

⁵⁰ 祁晨越：《明代杭州地區的書籍刊印活動》（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0年），頁168。

⁵¹ （日）大木康著，吳悅摘譯：〈關於明末白話小說的作者和讀者〉，《明代史研究》第12號（1984年），頁199-211。

是一般非知識階層的市井小民，在明代商業發達的背景下，加上鄭和下西洋，中國與域外的接觸更密切，這些圖文並茂的描寫，滿足了他們的需求。因此，我們現在所看的關於異域鳥獸或異人異物，負面的記錄很少，而以對他者的憧憬較多，不乏對通商貿易的想望，也不乏對奇珍異寶的驚嘆。

學者以為，嘉靖到萬曆之間是杭州旅遊日趨繁盛的時期⁵²，這樣的現象應該會帶動市井小民對山海異域、異物殊俗的好奇，而杭州的旅遊也勢必對胡文煥文會堂的刻書事業有所助益。嘉靖到萬曆，也是書籍史上刻版印刷漸漸取代手抄本的關鍵階段。⁵³ 旅遊的需要，加上對異域的想像，對他者的憧憬，使得《山海經圖》、《羸蟲錄》這樣的書在晚明以後有了很好的流傳空間。

五、結語

胡文煥之後有幾個學者的編著與他相關，第一個是王崇慶，《山海經釋義》中的《圖像山海經》⁵⁴第一幅圖與新刻《山海經圖》雷同，第二個是王圻《三才圖會》⁵⁵，其中的圖文與胡文煥二書近似，到清代吳任臣的《山海經廣注》⁵⁶，圖像似乎也某部分參考胡文煥。

王崇慶《圖像山海經》與新刻《山海經圖》的第一圖都是俞兒神，而且兩者的圖大同小異，這一點很值得思考。王崇慶《山海經釋義》中收圖 75 幅，除了多第一幅的俞兒神，有 74 幅與蔣應鑄所繪《有圖山海經》⁵⁷雷同，看來像是《山海

⁵² Wang Liping, *Paradise for Sale: Urban Space and Tourism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Hangzhou, 1589-1937*,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97), p.33.

⁵³ Lucille Chia, "Mashaben: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Jianya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03-306.

⁵⁴ (明)王崇慶：《山海經釋義》18卷，萬曆年間大業堂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⁵⁵ (明)王圻纂輯：《類書三才圖會》（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萬曆35年槐蔭草堂藏板）。

⁵⁶ (清)吳任臣：《山海經廣注》18卷（康熙6年刻本），《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年）。

⁵⁷ (明)蔣應鑄繪：《有圖山海經》，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經》中的異物有一個共同的母本，而這個母本可能是胡文煥用來新刻《山海經圖》的，因此我們會看到唐代白居易與宋代黃伯思都提到現在 18 卷《山海經》所無的獾獸，卻在《新刻山海經圖》中出現了。如果我們思考詩人白居易用獾獸屏風來療治他的頭風病，就能理解一般市井大眾會如何相信食「耳鼠」，「可以禦百毒」，胡文煥刻的書如何不暢銷？異域如何讓人不懂憬？

清代康熙 6 年刻本的吳任臣《山海經廣注》有圖像 5 卷，包括靈祇、異域、獸族、羽禽與鱗介等 144 個圖，異域卷所見在《羸蟲錄》中都找得到，圖像似乎與胡文煥此書近似，而其他四卷的圖像則與《山海經圖》關係也極密切，或者出自同一母本，或者是參考胡文煥的文會堂刻本。此書最後所列〈山海經廣注引用書目〉，還列了胡文煥《山海經圖》與《羸蟲錄》，我們也由此推測這兩部書在清代還一直普遍流傳著。

新刻的《山海經圖》與《羸蟲錄》顛覆原先 18 卷本《山海經》的編排順序，對山海圖重新建構，除了《山海經》中各種神、獸、魚、鳥與異域外，也加入許多《山海經》中未曾出現的山海異物與異人，與現實存在的職貢國度。《四庫提要》批評胡文煥的刻書「冀其多售，意在變幻」，從另一角度來看，胡氏掌握了閱讀階層的購書取向，他像一個善於包裝暢銷書的書商，看到當時的市場潮流。

馬孟晶的觀點非常中肯，當出版品由非營利轉向商業出版的脈絡，書籍也成為文化商品，生產者端的編輯與出版者勢必得力求回應或導引消費者的興趣與需要。⁵⁸文會堂的編輯兼出版者胡文煥會出版《山海經圖》與《羸蟲錄》，某種程度上，似乎是反映晚明社會對異域的好奇想像，另一方面，也是書籍的出版強化了異域的好奇想像。

王以中早就提出，《山海經》為古代民間「十口相傳」的地理知識之圖像與記載，與後世職貢圖之性質相類似，故《山海經》圖也可謂為職貢圖之始祖。職貢圖為圖繪四裔各族之形體、風俗、特產及其生活狀況者，現有〈皇清職貢圖〉及〈苗民風俗圖〉等可以目睹。中原邦土遊行所及之處，可以地圖繪其道里方位

⁵⁸ 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新史學》24 卷 4 期（2013 年 12 月），頁 96。

大略，而四夷荒遠之地，僅有朝貢來廷之人與物，可以目睹而耳聞。⁵⁹既有風俗特產，當也有各種鳥獸蟲魚在其中，而鳥獸草木更適於表現在圖繪上。

王以中也認為，蠻荒異域之事，大都憑藉傳說；即或身歷其境者，也多一知半解，不詳底蘊。⁶⁰蠻荒異域，既是傳說聽聞，當有許多想像。

江曉原將《博物志》內容分為幾類：（一）山川地理知識；（二）奇禽異獸描述；（三）古代神話材料；（四）歷史人物傳說；（五）神仙方伎故事。此五大類，完全符合文化中的博物學傳統，這是一個能夠容忍「怪力亂神」的博物學傳統。一個能夠容忍怪力亂神的博物學傳統，必然是一個寬容而且開放的傳統；同時又是一個能夠敬畏自然，懂得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傳統。在這個傳統中，對於知識的探求不會畫地為牢、故步自封。⁶¹他並肯定博物學是一種世界觀，寬容而開放的異域觀。

胡文煥的新刻《山海經圖》與《羸蟲錄》，約略能窺出明人對異域的想像，這樣的想像不只是空間與夷裔的形塑，也是殊俗異物的聽聞想像。或者也可以說，這樣的異域想像是從早期《山海經》與《博物志》傳統來的，文化中有一種包容非常的博物觀、異域觀，既能習以為常，又對殊異非常⁶²充滿一種期待與憧憬，異俗異產異獸異鳥異蟲異魚異草木和異人，再加上各種神怪，成為一個活靈活現的異域，常異錯置，虛實莫辨，達到窮遠博見的知識建構目的。

而我們在後來的《三才圖會》與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系統中都看到，這種異人異物與殊俗所組成的異域想像，其實與胡文煥的《山海經圖》與《羸蟲錄》一樣，是一種能夠容忍怪力亂神的博物學傳統，對他者的想像表面上有一種華夷之分，而華夷的分野並非真正的空間阻隔，是在文化上的親疏遠近；文化上的親疏遠近又無損市井小民的閱聽習慣，這是對異的好奇與憧憬，讓一般市井小民的

⁵⁹ 王以中：〈山海經圖與職貢圖〉，《禹貢半月刊》第1卷第3期（1934年4月），頁6-7。

⁶⁰ 王以中：〈山海經圖與外國圖〉，《史地雜誌》創刊號（1937年5月），頁23-26。

⁶¹ 江曉原：〈中國文化中的博物學傳統〉，《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報）》第33卷第6期（2011年11月），頁22-24。

⁶² 李豐楙先生二十年前的論文就提到「常與非常」的觀點，〈先秦變化神話的結構性意義——一個「常與非常」觀點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期（1994年3月），頁287-318。

閱聽過程中充滿神奇與趣味，有如在異域的一種紙上旅行。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晉·張華撰，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臺北：明文書局，1984。

晉·郭璞，《爾雅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晉·郭璞注，《山海經》，宋尤袤池陽郡齋刻本，《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

晉·葛洪，《抱朴子》，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8。

南朝梁·孫柔之，《瑞應圖記》，《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唐·白居易，《白居易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宋·張君房，《雲笈七籤》，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元·周致中撰，陸峻嶺校注，《異域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

明·呂柟，《涇野子內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明·陳侃，《使琉球錄》，《台灣文獻叢刊》，臺北：台灣大通書局，1957。

明·晁瑬，《晁氏寶文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明·鄭舜功著，三ヶ尻浩校訂，《日本一鑑》，1939年影印本，藏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

明·蔡汝賢，《東夷圖說》，《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明·胡文煥，《稗家粹編》，北京：中華書局，2010。

明·胡文煥，《山海經圖》，格致叢書本，萬曆 21 年（1593）刊，藏日本東洋文庫。

明·胡文煥，《新刻羸蟲錄》，萬曆 21 年刊，藏日本東京尊經閣文庫。

明·胡文煥，《新刻羸蟲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

明·王崇慶，《山海經釋義》，附圖 2 卷，萬曆 25 年蔣一葵堯山堂刻本，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明·蔣應鑄繪，《有圖山海經》，藏美國國會圖書館。

明·《新刻天下四民遍覽三台萬用正宗》，43 卷 8 冊，萬曆 27 年余象斗雙峯堂刊，現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仁井田文庫。

明·《新刻翰苑廣紀補訂四民捷用學海群玉》，23 卷 4 冊，萬曆 35 年建陽熊成治種德堂刊本，現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仁井田文庫。

明·王圻纂輯，《類書三才圖會》，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萬曆 35 年槐蔭草堂藏板。

明·《新板增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38 卷 10 冊，萬曆 40 年（1612）建陽劉雙松安正堂刊本，現藏東京大學圖書館南葵文庫。

明·王崇慶，《山海經釋義》18 卷，附圖 1 卷，萬曆 47 年大業堂刻本，藏新竹清華大學圖書館。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清·吳任臣，《山海經廣注》18 卷，康熙 6 年刻本，《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2。

二、近人論著

（一）專著

王寶平 2002 〈明代刻書家胡文煥考〉，收入《中日文化交流史論集——戶川芳郎先生古稀紀念》，北京：中華書局。

吳蕙芳 2001 《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臺北：政大歷史系。

巫仁恕 2008 《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北京：中華書局。

周心慧 2002 《中國版畫史叢稿》，北京：學苑出版社。

馬昌儀 2003 《全像山海經圖比較》，北京：學苑出版社。

凌汝亨 1970 《管子輯評》，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陸堅、王勇 1990 《中國典籍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

張秀民 1989 《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陳連山 2012 《《山海經》學術史考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日）森田憲司 1992 〈關於日本的《事林廣記》諸本〉，收入《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選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

（日）2001 《怪奇鳥獸圖卷》，東京：文唱堂株式會社。

（日）吉田幸一 1995 《異國物語》，東京：古典文庫。

（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編 1955-1958 《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4冊，서울特別市：東國文化社。

（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編 1955-1958 《朝鮮王朝實錄·中宗實錄》第14冊，서울特別市：東國文化社。

（二）期刊論文

于爲剛〈胡文煥與格致叢書〉，收入《圖書館雜誌》第4期，1982年11月。

王以中〈山海經圖與職貢圖〉，《禹貢半月刊》第1卷第3期，1934年4月。

王以中〈山海經圖與外國圖〉，《史地雜誌》創刊號第1卷第1期，1937年5月。

王寶平〈中國胡文煥叢書經眼錄〉，《中日文化論叢——1991》，1992年10月。

王寶平〈胡文煥叢書考辨〉，《中華文史論叢》2001年第1輯，2001年5月。

李豐楙〈先秦變化神話的結構性意義——一個「常與非常」觀點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期，1994年3月。

江曉原〈中國文化中的博物學傳統〉，《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報）》第33卷第6期，2011年11月。

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新史學》24卷4期，2013年12月。

許暉林〈朝貢的想像：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異域論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通訊》第20卷第2期，2010年6月。

（日）大木康著，吳悅摘譯〈關於明末白話小說的作者和讀者〉，《明代史研究》第 12 號，1984 年。

（日）三浦國雄〈《萬寶全書》諸夷門小論——明人の外國觀——〉，《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誌》第 44 期，2005 年。

（日）尾崎勤〈《怪奇鳥獸圖卷》と中國日用類書〉，《汲古》第 45 號，2004 年 6 月。

（日）海野一隆〈世界民族図譜としての明代日用類書〉，《汲古》第 47 號，2005 年 6 月。

（三）學位論文

祁晨越《明代杭州地區的書籍刊印活動》，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0 年。

（四）外文部分

Lucille Chia, “Mashaben: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Jianya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pp.284-317.

Wang Liping. *Paradise for Sale: Urban Space and Tourism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Hangzhou, 1589-1937*,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Yuming He “The Book and the Barbarians in Ming China and Beyond : The Luo chong lu, or Record of Naked Creatures,” *Asia Major* 2011.1, pp.43-85. California, San Diego. 1997.

Yuming He. *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in of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DOI:10.1017/S0041977X14000366

Special Customs and Foreign Objects, Encountering Various Things in Remote Areas: Imagination of Foreign Countries in Ming Dynasty Reflected by Newly Printed *Shan Hai Jing Illustrations* and *Luochong Lu*

Lu, Yi-L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Two volumes of “Shan Hai Jing Illustration” by Hu Wenhuan are the earliest block-printed edition that can be seen today. Its gods, beasts, fish and birds are largely based on “Shan Hai Jing”. There are four volumes in “Luochong lu” whose publication and printing method is the same as that of “Shan Hai Jing Illustrations”, with pictures on the right and description on the left. The names of some countries in “Shan Hai Jing” can be found, such as feathered-people country, single-arm country and through-chest country. By examining both newly printed “Shan Hai Jing Illustration” and “Luochong lu” together, we can have a glimpse of the imagination of foreign countries in Ming dynasty. Such imagination is not only the shaping of space and foreign people, but also the visualization of special customs and foreign objects. In another word, such imagination of foreign countries is derived from the early tradition of “Shan Hai Jing” and “Bowu zhi”. The cul-

ture possesses a particular sense of tolerating foreign countries, making people accustomed to, expecting or even longing for strangeness and peculiarity. Strange beasts, birds, insects, fish, herbs and trees, people and customs, along with various gods and monsters, create a vivid foreign country, which comprises normality and strangeness as well as indistinguishable illusion and reality, achieving the goal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by encountering various things in remote areas.

Keywords: Hu Wenhuan, “Shan Han Jing”, “Shan Hai Jing Illustration”, “Luochong lu” and foreign countries